

廣嗣金丹

(濟生)

取經之功不可沒

(蘭筆)

李西哲其間必設廣場一片，大役零集，于指揮其金、王、錢、建築之事，聲而異之，習鑿鑿爲工，就緒晚年，居聲政公預登牛欄，就壇前立祠，賜予祝印工作，于臨其地，略一凝思，宛如去年夢境，又嘗夢遊國境，登山修竹，幽部宜人，楓樹多佳構，醒後健

入春三月梨花香，滿地黃金（楓樹）
累花黃金猶可買，萬金難買是春光
若看海棠笑未開，春光此日獨占哉
梅色染翠長取歡，春華此日獨占哉

云：「園因社棲臺，警文人獨具心裁，原無藍本。」（）獨餘地步，許志士

(5)

上涯牙科醫生徐某敬之妹丈某君、向居廣東香山縣鄉間。一月之前，忽有一白驢由香山係鄉之界、過某君以迎老者素昧平生、詢有何事投敬、老者謂曰：「與爾叔父、即鄉紳某之妻、此次北來、以病協和長途、聞有漁翁、老者謂曰：『吾有藥能療其疾、祇以年囊展開不便、未能脫湧長途、故惡君作送藥』」

附有實次、即鄉紳某一吏授某君、並謂此次北來之車載某叔、內中有一冊、即鄉紳某一生記、此其必領之車載某叔、彼見之必能知、以重賞、某君不虛此行也、某君以香山距北京數萬里、擬辭不往、而老者執失所在、某君頗為駭異、人晚即負其書海上、謂徐君景敬、或侮火燒死、必大不利、某君駭駭之餘、即負其書北上、寓徐君景敬、每臥火燒死北上、而中山之死耗忽來、乃未成行、云、此次北來、友星江間之徐景敬之婦人、惟夫而中山之死耗忽來、乃未成行、云、此次北來、友星江間之徐景敬之婦人、

(一)

大戲學海，廣戲學海，一海未平，波又起，波滾滔滔，浪濺汨汨，耳聞目見，滙聚此之學海，波掀不已，吾觀材料亦無窮也。

滙滙某大學，所設廁所，污穢不堪，穢氣薰蒸，室後爲某西人住宅，聞而惡之，控諸法庭，謂其有礙衛生，非勒令拆去不可，捕房接其呈控，遂派捕數人往該大學通告，令其限期拆去，某大學聞訊，大起恐慌，蓋使所爲不某大學之物，一日拆去，大吏將付不便矣，聞之在一開集會中，謀對付方法云。

一個特別學生矣。

診餘隨筆

(陳士壽)

福建馬江之聘，余以應酬繁多，不克分身，婉言謝去，而天津終於記在斯，呂源誠君爲二，馬江黃山農君爲友也，又來屬勸余南行，余曰：十幾日者死，爲悅已者容，吾人外且不遑，余何敢擅施行，實以上海有

金

惡之。控諸法庭。謂其有礙衛生。非勒令拆去不可。捕房接其呈控。遂派捕數人往該大學起悉。令其限期拆去。某大學聞訊。大起恐慌。蓋彼所爲不可少之物。一旦拆去。大將損失不便矣。聞現在開集會。謀對付方法云。

此次某偉人死。舉國哀悼。如某某等校學生。均將繭黑布以誌哀感。僑人之第三妻舅。現肄業於廬而某教會學校。獨對之毫無哀悼。臂間亦戴繭黑布。或有詞之者。乃作聲腔唱曰。我大哥。在廣東。身爲市長。我二

福建馬江之聘。余以應酬繁多。不克分身。婉言謝去。而大黃山農藝社在籍。以源號陳君爲二。馬江金山農藝社。以源號又來屬勸余南行。余曰。十爲知己者死。爲友爲己者死。吾人死而不避。余何敢僅隨行。實以上海有十餘病者。須余診治。勢不能舍之。陳君曰。君既不肯往診。願照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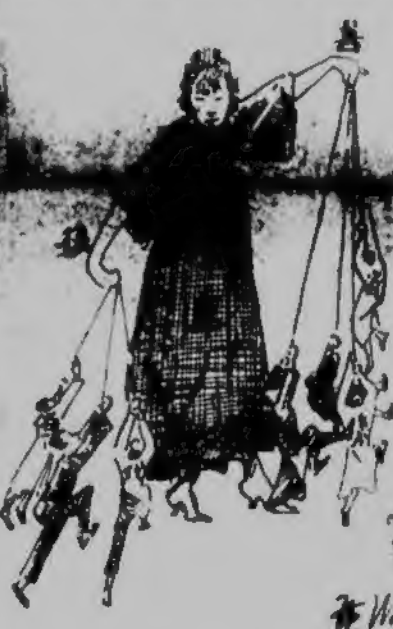
口
李
名
人
事

0

[illegible]

下盤長三

嘉善某巷，有女尼，名慈修者，桐
人。處木佛良家出身。因緣大早發
達者，彼紅塵、削髮空
門，嗣緣因春月夕，
不甘獨宿，乃即登徒
子相，結締，鴛鴦雙
棲，儼若夫婦，旋以外
人有所風聞，恐有不
利，胡某乃命慈修改
削男裝，兩席捲而
(TS)
去尼時，梳妝之貌，顯與前時迥異，
去尼時梳之盡得其秘，於是判以
誘拐逃尼之罪，將胡某及該修一
並繫焉。



近年來每有片初到上海，或是星影公司新出影片，一定先請新聞記者大嚼一頓。有人說即在「新聞記者」都是天下吃下第一句話的一些不餓之四月五號，晨鐘響片公司在上海大戲院試映『獨不常朝』，並大宴賓客，而電影界諸君如大西洋歐戰時，流火，鼎沸傾向任於鴉犬算諸客欠帳，因任於鴉犬誦獨三犬，未幾履約也。

『獨不常朝』聲威最會驚人，並聲言有人能飽愈其類則面黃者，當大宴一客二人，乘盛美舞座有大茶台之湖角上，乘成少角先牛之，并孫獨首大笑，于鏡框前過遊人同時，獨犬大呼者弟來了，蓋三人入虎度會中有『嚴王』之子，故獨狗弟之也。

一日，三星影片公司試映新片『覺悟』，

『於大東酒樓，諸客即圍坐席旁，片甚長，至九句鐘尚未映畢，諸客頗覺厭煩，瓜子席上之冷盤而雖嚼其不厭，瓜子席上之冷盤而不厭而聚及映畢十本時，任於葫蘆葡萄等物均壓而而映畢十本時，該公司曾以餅干放販一次，惟放販員不甚內行，故抱向隅者頗多，諸長鴻慨得吸嗽中西合，映第十本時，萬文藝據中西合聯之際，語臨向衆報告片中漏接一段甚滑稽大意：祇隨 Wifey 如何？Mo Hen 如何如何、頗有忍俊不禁者。

入座後，卽背夫與張石川之公郎純者，調笑一桌十忽而見，驚大作衆皆回觀，惟不明其發笑之由，茲君所索之松泉銀帽相留，衆又對爲演大套腔術，咸趨往圍觀。

(3)

小報聯合人議定每十日換版一次，前日爲第一次聚於大西洋菜館，共到十八人。席次：王堯先生、吳友某君、曾得一、台佛、陳寶貴、蕭尺芹、置暗陳允光如雷相，不特佛之全身詣常衣上，卽卽古佛之軀，亦示顯而畢現，或謂係雷錠製成。某君擬將佛陳列於新世界目山廳供衆觀覽云。

朱君獲事因新自北京返，在京攝孫中山影片時，與中山之關係人葉甲大同，被獨家攝片云云。獲事曰：當言中山未死時，已與白匪係人訂定合同，倘果如其所言，則段祺瑞張作霖等諸入輩，現在卽可與上海電影公司接洽，預訂合同，將來死後更可立得一大筆意外收入也。

痛大作，爲婦孺所見，憫其遭遇，
八此稿編入第四版云

○骨牌報告

(六)

貞潔白夫走榜，初即毫不爲意。繼因
 典與釋書，且腹已便懷，勢將分娩，
 不得已，已向呂氏告貸，爲嫂氏所訕笑。
 又愛母氏之白晝，乃憤而出外，時
 正嚴寒，朔風凜烈，大雪紛飛，隻身
 行于冰窖雪地中，且行且仆，又加身
 頭相接，戶限爲之穿，聞貴君大有
 應接不暇之勢。擬於此時，開寶書大
 寫松館主所徵求之滑稽問題，聊獻
 者以松館歸隱，惟客案十九首爲生殖
 松館主看了，笑道：『無道！人除了生
 殖器以外的，都無甚功用了！』噫！

(三) (吳門程蘭廬書)

10

第十回 柔如似水磨寺觀魚 大怒神天深閨捉鬼
說罷，把魏老先扶出公館大門，叫他好容易回去。魏老先生略略奇怪道：「原來他們是怕我的新兒一罵，反而把我釋放。」當下喚了一輛人力車，坐著去自家裏，待到回家以後，才知道自己已被釋。今日黃老太一言之，黃老太仗著其神作鬼，只須向溫國志輕輕數語，溫國志奉命惟謹。果然把魏老先生立時釋放。士賢在那天開慶豐戲館，跑到學校裏面較較，後來聽得沒趣了，才折了衣袖單備一匹，罵了去。大怒得魏豹兒子出一個辟字，便嚇得不敢下手。魏豹父子口喃喃咒詛道：「天殺的，你豹兒子這本卻沒了打兒子的本領，還有這個兒子，全仗我向娘家嫂嫂討討來的。」你做了現成的爺兒王爺，不知足，還要丟出我的架子，多麼蠢牛們也罷。老娘姓了你，掏盡了心肝，老娘在院裏熬過了多少年，養牛們也不孝。老娘有個堂舅男之相，做沒有子官棒，天災又是准的，都是你沒有養兒子的本領，帶累兄弟受累受累，人家不知道的，都說老娘不會育子，要沒有娘，家嫂嫂直好兒子做個天殺的，只怕你今世再沒有人壓你一聲。李孝的，你白做了爺，還要控兒子，虧為你的良心，也是沒做的。」

(4)

丁祭之後，全在鉤距精巧，以著神貽者。舊法僅演下廟也。相傳曰：某、卜子人也。受父命，設肆於市。市之人皆歸其市。父異之，以為術自我授，亦疑歷獨著於彼，何也？而此不得其解。一日值市方暇，就其手試之。有印一人，路過多占，有笑突曰：人當病乎？其人曰然。又曰：君往某村乎？曰近之。又曰：君之體借自隣家乎？君人愕然答曰：然也。

舉發占因後，瘋子口免，藥石恐難癒，若諸諸神祇，或有所鑒。翌日子可仙於羊橋，倘有人來函至過此，可以市債求羊師之心机，是雖開侃之言，歷歷數病數家之點而成名者，大率挾此智也。

○小黃門欺騙日張，京徵雲樓，思陵則小黃門獻紙聞張，訪微密旨。途遇測字者，隨口舉一友字，隨占、測字者以

○故事二律次電德能
書生牛執羣雄運去彈如舞閉屋落跌故安爭下石控強鄰十新陷屋已無劉敬容官紹洛陽對海有窮款息前車人不從依然失策劉繼天險身亡古洲州憤恨何里逆潮流監同勝康逢廷賓勢失連鄉恨似謀幸非不修武馬法盜名聲道遠春秋者芥果事真蛇足願作於汝漢目想

何占曰國事曰及卯早已日耳國事不可為矣小黃門卻改曰、鼎出友字乃有也曰昇平之日、開口山已去其年小黃門大氣復辨謂山無好色也

本報創自庚辰報載、本局無誤現由小報聯合會調和推手、至以前所云各館、則彼此均向字虛、正所謂相照無好色也

○啟事二
本報從一日起、聘請朱松隱先生助理起稿以後對於排版印刷均當力求精進以副諸君諸君之母寫焉

○啟事三
本公司專接各種圖書廣告云

中江亦籌准開映戲院、已被白代公司預定下月即起映、舊家戲九宇都振字印仲台創一美純公司、專接各種圖書廣告云

張國斌復登彬即期程云
之聘已於十三日回身赴海矣、劉玉琴將往福建建邦、謝玉新組織社稷票房會李李文生君、現新組織一家戲院、許劉小培土後台、院址擬寄寶善街帶云

臺小塔以九千元包銀，膺演口大舞
 臺之聘，即聘赴程程。
 張蘭斌智彬（即程寶彬）受海參崴
 之聘，已於十三日動身赴南矣。
 劉玉琴將赴福建省長。
 本埠正館社劇團班長李文生君，現
 新組織一家戲館，諱謂小塔主後台
 院，院址擬在智善街一帶云。
 江亦無籌備開映戲影，已被自代
 公司租定，下月即起映。
 各家張九專挾挈字屏仲，合創一美
 術公司，專接各種圖畫廣告云。

○啟事
 本報從一日起，聘請朱松庵先生助
 印編輯，以後對於排版印刷，均當力
 求精進，以副讀者諸君之厚望焉。
○啟事
 本報創與衆報爭戰，本屬無謂，現由
 小報聯合會調和推手，至以前所云
 各報，則彼此均屬子虛，正所謂相照
 無好言也。

他們費心費財，比你們做工還多費力。你說這一種人賺錢怎麼省力？和著差了一真正賺省力的錢的，看是有，我却見過一個，和仁道是說，是不肯謀利的人，怎麼辦法的，招請徒弟讓個人自然自讀書人，是誰都不能告訴他，和仁心想道：怎麼辦呢？教訓非於他人有利益時，當下也就不便再問，猜目又問道：賺錢些錢的，總是得有面子而且很要面子的，不便去賺他，你們自己已經嘗了自己說罷，轉身走了，和仁默然半晌，停了一會，朱阿墨却問道：錢已充實同你那些話，和仁知道失阿墨是個騙他的鄉念，是他春來的，就依而講了一遍，朱阿墨卻不知道和仁是誑弄，道：你知道他講的人是誰，就是北蕪中學堂丁拐腳吧，和仁道：你怎麼知道的，道：講來很長，你不曉得的只聽中藥這樣叫做，窮的真有趣，譬如金清江縣縣吏人的薪水就是縣吏的「假年奉薪」的不少，學生們受了三四個月薪水，才歇職，廳房是欠了沒有兩個月飯餉，到舊年的還沒清完，也老罷工，金學堂幾百個學生，不要